

名家精品鉴赏

沈从文

作品集



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丰碑
享有盛名的乡土作家
用手中的笔描绘了诗情画意的湘西世界
被誉为“湘西之子”
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一生坎坷，却笔耕不辍
致力构建属于
自己人性的“希腊小庙”
《边城》——
牧歌叙事的典范之作
获造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构筑了笔下的都市人生
与乡村世界的桥梁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名家精品鉴赏

沈从文

作品/集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精品鉴赏·沈从文作品集/沈从文著;曾善本主编.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0680-930-3

I. ①名… II. ①沈… ②曾…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文学欣赏 IV. ①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399 号

名家精品鉴赏·沈从文作品集

主 编 曾善本

编 委 罗文英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30-3

定 价 89.4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5

前言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5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至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年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被徐志摩发现,将这位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阿黑小史》《月下小景》等30多部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代表作《边城》是沈从文193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所写的故事很简单,但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小说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描绘了水边船上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是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193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是沈从文回到湘西、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居住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小说，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社会风情的又一曲挽歌。

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清新、质朴风格，运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湘西某村落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描绘，成功塑造了天天、老水手、三黑子等艺术形象，表达了作者对心灵美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一部游记性质的散文力作。1934年初，沈从文从北平冒着严寒回乡探母。乘车抵达湖南桃源后，即租了一条小船溯流而上，经过十天舟行，回到家乡——湘西凤凰。他根据船上的所见、所闻、所思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写出了《湘行散记》，用清新优美的文字展示出沅水两岸秀丽的风光和湘西纯朴的民俗人情。

表现童养媳人生的《萧萧》，可以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期的标志，预示着他进入了有风格作家的行列。小说以轻松又抑郁的笔调，不加文饰地叙述了萧萧的一生，如实叙述了社会压抑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陋习和湘西少女的悲哀命运。作家一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描写童养媳制度罪恶的常见模式，而从独特的角度揭示人物的内部主观精神，与摆脱现存人生秩序，获得生命自由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平淡又深情，作品在对人物精神的深层次上，非其他小说所能及。

沈从文创作的作品无一不在表现理想中的完美人性和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他的《边城》就是一首充满爱和美的人生赞歌：青年男女的情爱、祖孙父子的亲爱、人们之间的友爱、湘西风俗风景的可爱，以及这些爱中蕴蓄的美，融合在整个故事和人物形象中，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美感；《萧萧》中所表现的人们的宽容善良、通情达理，环境的和谐，这些都体现了沈从文对完美人性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追求的执著性，对完美人性的追求既是沈从文的审美理想，也是他的人生理想；二是这种追求的独特性，他把完美的人性、完美的社会和完美的大自然融会贯通起来，构成了特有的“湘西世界”；三是这种追求的针对性，他对完美人性的追求是针对当时所谓的文明大都市而言的，大都市里的人情、人性与金钱交织在一起，污浊不堪。对社会政治的疏离、对都市人生的厌倦和对现实人生的困惑，使得沈从文把民族出路和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上。

本书为本套丛书中一本，由于编者能力有限，难免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来信指出。欢迎选购本套丛书其他读本，在此代表全体创编人员表示感谢。

编 者

阿黑小史

- 003……自序
004……油坊
010……秋
017……病
022……婚前
028……雨
034……〔鉴赏〕

神巫之爱

- 037……媚金,豹子与那羊
044……〔鉴赏〕
045……神巫之爱
074……〔鉴赏〕

新与旧

- 077……新与旧
083……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095……〔鉴赏〕
096……一只船
101……〔鉴赏〕

萧 萧

- 105……萧萧
113……三三
127……〔鉴赏〕
129……一个女人
136……〔鉴赏〕



名家精品鉴赏



雪 晴

- 赤魔……141
雪晴……144
巧秀和冬生……148
传奇不奇……158
〔鉴赏〕……168

边 城

- 题记……173
一……175
二……177
三……180
四……182
五……185
六……187
七……189
八……191
九……194
十……197
十一……201
十二……203
十三……206
十四……208
十五……209
十六……211
十七……213
十八……215
十九……217
二十……220
二十一……223
〔鉴赏〕……224

长 河

- 231……题记
235……人与地
241……秋(动中有静)
250……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261……吕家坪的人事
271……摘橘子
279……大帮船拢码头时
286……买橘子
294……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299……枫木坳
308……巧而不巧
314……社戏
319……〔鉴赏〕

湘行散记

- 323……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327……桃源与沅州
331……鸭窠围的夜
335……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339……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345……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350……箱子岩
354……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
358……老伴
362……虎雏再遇记
367……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372……〔鉴赏〕



名家精品鉴赏



名家精品鉴赏

阿黑小史

序

若把心沉下来，则我能清清楚楚的看一切世界。冷眼做旁观人，于是所见到的便与自己离得渐远，与自己分离，仿佛更有希望近于所谓“艺术”了。这不过是我自己所感觉到的吧。其实我是无从把我自己来符合一种完整成熟的艺术典型的。由文句到篇章都还在摸索试探中取得逐渐进展，一个明眼人是看得出的。由此证明，有些人认为我“文法不通”，完全是一种事实。

这个小册子，便是我初步试用客观叙述方法写成而觉得合乎自己希望的。文字某些部分似乎更拙更怪，也极自然。不过我却正想在这单纯中将我的处理人事方法，索性转到我自己的一条路上去。其不及大家名家善于用美丽漂亮语汇长句，也许可以借此分别出我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真正“乡巴佬”，我原本不必在这个名称下加以否认的。其实我的思想、行为和衣服，仿佛全都不免与时髦违悖，这缺陷，虽明白也只有尽其继续下去，并不图设法补救，如今且近于有意来做乡巴佬了。

或者还有人，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不诚实的眼泪与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新旧乔装的载道文学，这样人，读我这本书时，或能得到一点趣味。我心想这样人大致目前和未来总还不会缺少。因此作为小册子付印，至少也还可作为个人从事这个工作多方面探索寻觅的一个记录。

一九二八年十月末序于上海

油 坊

若把江南地方当全国中心，有人不惮远，不怕荒僻，不嫌雨水瘴雾特别多，向南走，向西走，走三千里，可以到—个地方，是我在本文里所说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油坊，以及一群我将提到的人物。

先说油坊。油坊是比人还古雅的，虽然这里的人也还学不到扯谎的事。

油坊在一个坡上，坡是泥土坡，像馒头，名字叫圆坳。同圆坳对立成为本村东西两险隘的是大坳。大坳也不过—土坡而已。大坳上有古时碉楼，用四方石头筑成，碉楼上生草生树，表明这世界用不着军事烽火已多年了。在坳碉上，善于打岩的人，—岩打过去，便可以打到圆坳油坊的旁边。原来这乡村，并不大。圆坳的油坊，从大坳方面望来，望这油坊屋顶与屋边，仿佛这东西比碉楼还更古。其实油坊是新生后辈。碉楼是百年古物，油坊年纪不过—半而已。

虽说这地方平静，人人各安其生业，无匪患无兵灾，革命也不到这个地方来，然而五年前，曾经为另一个大县份上散兵骚扰过—次，给了地方人教训，因此若说村落是城池，这油坊，已似乎关隘模样的东西了。油坊是本村关隘，这话不错的。地方不忘记散兵的好处，增加了小心谨慎，练起保卫团有五年了。油坊的墙原本也是石头筑成，墙上打了眼，可以打枪，预备风声不好时，保卫团就来此放枪放炮。实际上，地方不当冲，不会有匪，地方不富，兵不来。这时正三月，是油坊打油当忙的时候。山桃花已红满了村落，打桃花油时候已到，工人换班打油，还是忙，油坊日夜不停工，热闹极了。

虽然油坊忙，忙到不开交，从各处送来的桐子，还是源源不绝，桐子堆在油坊外面空坪简直是小山。

来送桐子的照例可以见到油坊主人，见到这个身上穿了满是油污邋遢衣衫的汉子同他的帮手，忙到过斛上簿子，忙到吸烟，忙到说话，又忙到对年青女人亲热，谈养猪养鸡各样事情，看来真让人担心他—到晚就会发烧生病。如果如此忙下去，这汉子每日吃饭睡觉有没有时间，也仿佛成了问题。然而成天这汉子还是忙。大概天生—个地方—个时间，有些人的精力就特别惊人，正如另—地方另—种人的懒惰—样。所以关心这主人的村中人，看到主人忙，也不过笑笑，随即就离了主人身边，到油坊中去了。

初到油坊才会觉得这是—个怪地方！单是那圆顶的屋，从屋顶透进的光，就使陌生人见了惊讶。这团光帮我们认识了油坊的内部—切，增加了它的神奇。

先从四围看，可以看到成千成万的油枯。油枯这东西，像饼子，像大钱，架空堆码高到油坊顶，绕屋全都是。其次是那屋正中—件东西：—个用石头在地面砌成的圆碾池，直径至少是三丈，占了全屋四分之一空间，三条黄牛绕大圈子打转，拖着那个薄薄

的青碎石碾盘，碾盘是两个，一大一小。碾池里面是晒干了的桐子，桐子在碾池里，经碾盘来回的碾，便在一种轧轧声音下碎裂了。

把碾碎了的桐子末来处置，是两个年青人的事。他们同这屋里许多做硬功夫的人一样，上衣不穿，赤露了双膊。他们把一双强健有力的手，在空气中摆动，这样那样非常灵便的把桐子末用一大块方布包裹好，双手举起放到一个锅里去，这个锅，这时则正沸腾着一锅热水。锅的水面有凸起的铁网，桐末便在锅中上蒸，上面还有大的木盖。桐末在锅中不久便蒸透了，蒸熟了。两个年青人，看到了火色，便赶快用大铁钳将那一大大包桐子末取出，用铲铲取这原料到预先扎好的草兜里，分量在习惯下已不会相差很远，大小则有铁箍在。包好了，用脚踹，用大的木槌敲打，把这东西捶扁了，于是抬到榨上去受罪。

油榨在屋的一角，在较微暗的情形中，凭了一部分屋顶光同灶火光，大的粗的木柱纵横的罗列，铁的皮肤与铁的钉，发着青色的滑的反光，使人想起古代故事中说的处罚罪人的“人榨”的威严。当一些包以草束以铁业已成饼的东西，按一种秩序放到架上以后，打油人，赤着膊，腰边围了小豹之类的兽皮，挽着小小的发髻，把大小不等的木楔依次嵌进榨的空处去，便手扶了那根长长的悬空的槌，唱着简单而悠长的歌，甸的撒了手，尽油槌打了过去。

反复着，继续着，油槌声音随着悠长歌声荡漾到远处去。一面是屋正中的石磨盘，在三条黄牯牛的缓步下转动，一面是熊熊的发着哮吼的火与沸腾的蒸汽弥漫的水，一面便是这长约三丈的一段圆而且直的木在空中摇荡；于是那从各处远近村庄人家送来的小粒桐子，便在这种行为下，变成稠黏的，黄色的，半透明的黄流，流进地下的油槽了。

油坊中，正如一个生物，器杂纷乱与伟大的谐调，使人认识这个整个的责任是如何重要。人物是从主人到赶牛小子，一共数目在二十以上。这二十余人在一个屋中，各因职务不同做着各样事情，在各不相同的工作上个人运用着各不相同的体力，又交换着谈话，表示心情的暇裕，这是一群还是一个，也仿佛不能用简单文字解释清楚。

但是，若我们离开这油坊，一里两里，我们所能知道这油坊是活的，是有着人一样的生命，而继续反复制作一种有用的事物的，将从什么地方来认识？一离远，我们就不能看到那如山堆积的桐子仁，也看不到那形势奇怪的房子了。我们也不知道那怪屋里是不是有三条牯牛拖了那大石磨盘打转。也不知灶中的火还发吼没有。也不知那里是空洞死静的还是一切全有生气的。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听那打油人唱歌，听那跟随歌声起落仿佛为歌声作拍的洪壮的声音。从这歌声，与油槌的打击的闷重声音上，我们就俨然看出油坊中一切来了。这歌声与打油声，有时二三里以外还可以听到，是山中庄严的音乐，庄严到比佛钟还使人感动，能给人气力，能给人静穆与和平。从这声音可以使人明白严冬的过去，一个新的年份的开始，因为打油是从二月开始。且可以知道这地方的平安无警，人人安居乐业，因为地方有了警戒是不能再打油的。

油坊是简单约略的介绍给读者了。与这油坊有关系的，还有几个人。

要说的人,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大人物,我们已经在每日报纸上,把一切于历史上有意义的阔人要人脸貌、生活、思想、行为看厌了。对于这类人永远感生兴趣的,他不妨去做小官,设法同这些人接近。我说的人只是那些不逗人欢喜,生活平凡,行为简朴,思想单纯的乡下人。然而这类人在许多人生活中,同学问这东西是一样疏远的。

领略了油坊,就再来领略一个打油人生活,也不为无意义——我就告你们一个打油人的一切吧。

这些打油人,成天守着那一段悬空的长木,执行着类乎刽子手的职务,手干摇动着,脚步转换着,腰儿勾着扶了那油槌走来走去,他们可不知那一天所做的事,出了油出了汗以外还出了什么。每天到了换班时节,就回家。人一离开了打油槌,歌也便离开口边了。一天的疲劳,使他觉得非喝一杯极浓的高粱酒不可,他于是乎就走快一点。到了家,把脚一洗,把酒一喝,或者在灶边编编草鞋,或者到别家打一点小牌。有家庭的就同妻女坐到院坝小木板凳上谈谈天,到了八点听到岩上起了更就睡。睡,是一直到了第二天五更才作兴醒的。醒来了,天还不亮,就又到上工时候了。

一个打油匠生活,不过如此如此罢了。不过照例这职业是专门职业,所以工作所得,较之小乡村中其他事业也独多,四季中有一季做工便可以对付一年生活,因此这类人在本乡中地位,似乎比老秀才教书还合算。

可是这类人,在本地方真是如何稀少的人物啊!

天黑了,在高空中打团的鹰之类也渐渐的归林了,各处人家的炊烟已由白色变成紫色了,什么地方有妇人尖锐声音拖着悠长的调子喊着阿牛阿狗的孩子小名回家吃饭了,这时圆坳的油坊停工了,从油坊中走出了一个人。这个人,行步匆匆像逃难,原来后面还有一个小子在追赶。这被追赶的人踉踉跄跄的滑着跑着,在极其熟悉的下坡路上走着,那追赶的小子赶不上,就在后面喊他。

“四伯,四伯,慢走一点,你不同我爹喝一杯,他老人家要生气了。”

他回头望那追赶他的人黑的轮廓,随走随大声地说:

“不,道谢了。明天来。五明,告诉你爹,我明天来。”

“那不成,今天炖得有狗肉!”

“你多吃一块好了。五明小子你可以多吃一块,再不然帮我留一点明早我来吃。”

“那他要生气!”

“不会的。告你爹,我有点小事,要到西村张裁缝家去。”

说着这样话的这个四伯,人已走下圆坳了,再回头望声音所来处的五明,所望到的是轮廓模糊的一团,天可真黑了。

他不管五明同五明爹,放弃了狗肉同高粱酒,一定要急于回家,是因为念着家中的女儿。这中年汉子,唯一的女儿阿黑,正有病发烧,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等他回家安慰的。他的家,去油坊上半里路,已属于另外一个村庄了,所以走到家时,已经是五筒丝烟的时候了。快到了家,望望家中却不见灯光,这汉子心就有点紧。老老远,他就大声喊女儿的名字。他心想,或者女儿连起床点灯的气力也没有了。不听到么,这汉子就更加心急。假若是,一进门,所看到的是一个死人,那这汉子也不必活了。他急剧的又

忧愁的走到了自己家门前，用手去开那栅栏门。关在院中的小猪，见有人来，以为是喂料的阿黑来了，就奔集到那边来。

他暂时就不开门，因为听到屋的左边有人走动的声音。

“阿黑，阿黑，是你吗？”

“爹，不是我。”

故意说不是她的阿黑，却跑过来到她爹的身边了，手上拿的是一些仿佛竹管子一样的东西。爹见了阿黑是又欢喜又有点埋怨的。

“怎么灯也不点，我喊你又不应？”

“饭已早煮好了。灯我忘记点了。我没听见你喊我，我到后面园里去了。”

做父亲的用手摸过额角以后，阿黑把门一开，先就跑进屋里去了，不久这小瓦屋中有了灯光。

又不久，在一盏小小的清油灯下，这中年父亲同女儿坐在一张小方桌边吃晚饭了。

吃着饭，望到阿黑脸上还发红，病显然没好，父亲把饭吃过一碗也不再添了。阿黑是十七岁的人了，知道父亲发痴的理由，就说：“一点儿病已全好了，这时人并不吃亏。”

“我要你规规矩矩睡，又不听我说。”

“我睡了半天，因为到夜了天气真好，天上有霞，所以起来看，就便到后园去砍竹子，砍来好让五明做箫。”

“我担心你不好，所以才赶忙回来。不然今天五明留我吃狗肉，我哪里就来。”

“爹你想吃狗肉，我们明天自己炖一腿。”

“你哪里会炖狗肉？”

“怎么会？我可以问五明去。弄狗肉吃就是脏一点，费事一点。爹你买来拿到油坊去，要烧火人帮忙烙好刮好，我必定会办到好吃。”

“等你病好了再说吧。”

“我好了，实在好了。”

“发烧要不得！”

“发烧吃一点狗肉，以火攻火，会好得快一点。”

乖巧的阿黑，并不想狗肉吃，但见到父亲对于狗肉的倾心，所以说自己来炖的话。但不久，不必自己动手，五明从油坊送了一大碗狗肉来了。被他爹说了一阵，怪他不把四伯留下，五明退思补过，所以赶忙送了一大青花海碗红焖狗肉来。虽说是来送狗肉，其实还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比四伯对狗肉似乎还感到可爱。五明为什么送狗肉一定要亲自来，如同做大事一样，不管天晴落雨，不管早夜，这理由只有阿黑心中明白！

“五明，你坐。”阿黑让他坐，推了一个小板凳过去。

“我站站也成。”

“坐，这孩子，总是不听话。”

“阿黑姐，我听你的话，不要生气！”

于是五明坐下了。他坐到阿黑身边驯服得像一只猫。坐在一张白木板凳上的五明，看灯光下的阿黑吃饭，看四伯喝酒夹狗肉吃。若说四伯的鼻子是酒糟红，使人见了

仿佛要醉，那么阿黑的小小的鼻子，可不知是为什么如此逗人爱了。

“五明，再喝一杯，陪四伯喝。”

“我爹不准我喝酒。”

“好个孝子，可以上传。”

“我只听人说过孝女上传的故事，姐，你是传上的。”

“我是说你假，你以为你真是孝子吗？你爹不许你做的许多事，都背了爹做过了，陪四伯吃杯酒就怕爹骂，装得真像！”

“冤枉死我了，我装了些什么？”

四伯见五明被女儿逼急了，发着笑，动着那大的酒糟鼻，说阿黑应当让五明。

“爹，你不知道他，人虽小，顶会扯谎。”

大约是五明这小子的确在阿黑面前扯过不少的谎，证据被阿黑拿到手上了，所以五明虽一面嚷着冤枉了人，一面却对阿黑瞪眼，意思是告饶。

“五明，你对我瞪眼睛做什么鬼？我不明白。”说了就纵声笑。

五明真急了，大声嚷：“是，阿黑姐，你这时不明白，到后我要你明白呀！”

“五明，你不要听阿黑的话，她是顶爱窘人的，不理她好了。”

“阿黑，”这汉子又对女儿说，“够了。”

“好，我不说了，不然有一个人眼中会又有猫儿尿。”

五明气突突地说：“是的，猫儿尿，有一个人有时也欢喜吃人家的猫儿尿！”

“那是情形太可怜了。”

“那这时就是可笑！”——说着，碗也不要，五明抽身走了。阿黑追出去，喊小子。

“五明，五明，拿碗去！要哭就在灯下哭，也好让人看见！”

走去的五明不做声，也不跑，却慢慢走去。

阿黑心中过意不去，就跟到后面走。

“五明，回来，我不说了。回来坐坐，我有竹子，你帮我做箫。”

五明心有点动，就更慢走了点。

“你不回来，那以后就……什么也完了。”

五明听到这话，不得不停了脚步。他停顿在大路边，等候赶他的阿黑。阿黑到了身边，牵着这小子的手，往回走。这小子泪眼婆娑，仍然进到了阿黑的堂屋，站在那里对着四伯勉强做苦笑。

“坐，当真就要哭了，真不害羞。”

五明咬牙齿，不做声。四伯看了过意不去，帮五明的忙，说阿黑。

“阿黑，你就忘记你被毛朱伯笑你的情形了。让五明点吧，女人家不可太逞强。”

“爹，你袒护他。”

“怎么袒护他？你大点，应当让他一点才对。”

“爹以为他真像是老实人，非让他不可。爹你不知道，有个时候他才真不老实！”

“什么时候？”做父亲的似乎不相信。

“什么时候吗？多咧多！”阿黑说到这话，想起五明平素不老实的故事来，就笑了。

阿黑说五明不是老实人，这也不是十分冤枉的。但当真若是不老实人，阿黑这时也无资格打趣五明了。说五明不老实者，是五明这小子，人虽小，却懂得许多事，学了不少乖，一得便，就想在阿黑身上撒野，那种时节五明决不能说是老实人的，即或是不缺少流猫儿尿的机会。然而到底不中用，所以不规矩到最后，还是被恐吓收兵回营，仍然是一个在长者面前的老实人。这真可以说，既然想不老实，又始终做不到，那就只有尽阿黑调谑一个办法了。

五明心中想的是报仇方法，却想到明天的机会去了。其实他不知不觉用了他的可怜模样已报仇了。因为模样可怜，使这打油匠有与东家做亲家的意思，因了他的无用，阿黑对这被虐待者也心中十分如意了。

五明不做声，看到阿黑把碗中狗肉倒到土钵中去，看到阿黑洗碗，看到阿黑……到后是把碗交到五明手上，另外塞了一把干栗子在五明手中，五明这小子才笑。

借口说怕院坝中猪包围，五明要阿黑送出大门，出了大门却握了阿黑的手不放，意思还要在黑暗中亲一个嘴，算抵消适间被窘的账。把阿黑手扯定，五明也觉得阿黑是在发烧了。

“姐，干吗，手这么热？”

“我有病，发烧。”

“怎不吃药？”

“一点儿小病。”

“一点儿，你说的！你的全是一点儿，打趣人家也是，自己的事也是。病了不吃药，那怎么行。”

“今天早睡点，吃点姜，发发汗明早就好了。”

“你真使人担心！”

“鬼，我不要你假装关切，我自己会比你明白点。”

“你明白，是呀，什么事你都明白，什么事你都能干，我说的就是假关切，我又是鬼……”

五明小子又借此撒起赖来，他哭了。

听到呜咽，阿黑心软了，抱了五明用嘴烫五明的嘴，仿佛喂五明一片糖。

五明挣脱身，一气跑过一条田塍去了。